

從「殺馬特帝國」到「離散流民」想像背後的現代性諧擬修辭

余芬妮 YU, Fen-Ni

摘要

中國在成為「世界工廠」加速發展的過程中，大量超現實的「醜態」美學視覺文本被複製生產，它/他/她們在日常生活、勞作過程中模仿著現代性西方他者，藉由不同的媒介（物品、身體）的展演創造出風格雜糅的在地空間。新的視覺文本最突出的特徵是人造感、塑料感極強，誇張、扭曲、詭態的視覺語言與流動的人群的日常生活語言、想像交替穿梭，人們在互相的觀看與轉譯的過程中形塑出多元主體。

「殺馬特」（*Shamate*）次文化現象可以是折射中國超現實日常景觀的稜鏡，以幫助我們理解在中國加速發展的列車中，不同的乘客如何對加速的現代性做出不同的反應，彼此之間的衝突、共謀、平行關係反過來也折射出列車存在未被看見、言說卻被部分人感知、印刻進生命經驗的斷裂空間。

「殺馬特」這一名詞出現於 2006 年，最初的意義來自英文原初詞彙 *smart*，作為時尚、聰明的象徵，由生活、移動於城鄉間的青少年共同發明創造，又在符號的交流、轉譯衝突中納入了雜糅的意涵，與污名化的「農民」、「農民工」僵化的身份範疇相捆綁，成為城市空間的污穢者。

我將問題分為兩個層面，第一層是在政治經濟脈絡中體現出來的二元觀念的非在地的修辭：城—鄉、雅—俗、貧—富、素質高—低等等，此類認知觀念不斷地在形塑主體的想像與階序的劃分，如低素質的「農民工」群體及與之對應的文明「城里人」；第二層是在地的持續進行中的修辭，是不同主體溢出二元階序觀念的重複排練，在具體的地方空間中進行通過儀式般的實踐，體現出混雜的在地的現代性。

從微觀角度來看研究「殺馬特」次文化的意義即是在探討一群空間移動者（例外身份）如何受既有的二元修辭影響（如對城市的美好想像），在日常實踐過程中經由肉身對「現代」空間的主動適應、規訓與展演，而生產出溢出原有階序範疇的視覺話語。

因此，我需要進一步梳理出「農民工」的身份範疇背後的國家機器如何不斷地複製生產二元機構的意識形態與關係（*relations*），明確在國家、城市的不同發展階段中，哪些人是「農民工」。在此脈絡下再重新檢視在城市工廠、網絡、酒吧、網吧、髮廊等移動主體自我實踐的例外空間中，他們如何沿用二元話語同時又生產出在地的第三元話語，第三元話語又如何迴盪在例外空間中的不同主體間，持續地交流、碰撞與翻譯（例如上文所述「殺馬特」一詞不止於 *smart*，在不同主體交流過程中新的意義不斷產生）。

另一方面，從宏觀視角下看「殺馬特」次文化的研究意義，在於「農民工」的主體階序身份與「山寨中國」的國家主體階序身份共振：改革開放後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是其想像國族主體可以成為世界大國的過渡階段；「殺馬特」是城市化過程中地方邊緣主體想像自身可以摩登變身的通過儀式。由此，研究「殺馬特」次文化也可以反思當前中國的液態現代性，在這種不定性的狀態中觀察宏觀與微觀維度的不同主體的不同現代性想像如何交織，又如何的過程中共同創造出在地的現代性經驗出來。